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九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非外借

CSSCI 来源集刊

语言研究集刊

Bulletin of Linguistic Studies

第十九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语言研究集刊》网址: <http://yjjk.chinajournal.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九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326-5020-0

I. ①语… II. ①复… III. ①语言学—丛刊 IV. ①H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5876 号

责任编辑 马 沙

装帧设计 杨钟玮

语言研究集刊

第十九辑

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o www.cishu.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8 印张 22 字数 393 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5020-0/H·669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

主 编 陈忠敏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列)

陈忠敏 傅 杰 龚群虎

刘 钊 杨剑桥 游汝杰

编 辑 部 陈振宇 霍四通 刘 娇

陶 寰 张新华

本辑执行编辑 霍四通 陈振宇

本辑英文审订 冯予力

责 任 编 辑 马 沙

封 面 设 计 杨钟玮

目 录

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发展史观三人谈

..... 陈忠敏 庄初升 陶 寰(1)	
语言学描写和解释的内涵、原则与路径	施春宏(27)
“挂”类动词的语义特点及其所构成的句式	卢英顺(60)
任指词的量化义的推导	蒋 勇(74)
旁指、他称与人称——他人、其他人、别人、旁人、人家	陈振宇(95)
“愈加”“越发”与相关句式厘正	程亚恒(116)
再说“我们”——人称代词、复数与立场..... 张 帆 翟一琦 陈振宇(126)	
表肯定判断“X 然”语气副词的语法化	余 珩(148)
强势焦点范畴与“V + 数 + 动量 + 名”结构的句法推导	吴胜伟(163)
广义遭受句式及相关理论问题——从“王冕死了父亲”句式的汉日对比谈起 庄会彬 冯君亚 何晓芳(179)	
基于语用量级的“总”字句	胡建锋(200)
新奇隐喻的语篇呈现、语体分布及认知解释	霍四通(212)
从“近将来”到“否定”——开封、成都话中的特殊否定句式 李双剑(228)	
揭阳方言的否定形式及否定结构	黄瑞玲(244)
从语言接触看东安新圩江土话的否定范畴	胡乘玲(262)
汉语方言里的双后缀	蔡华祥 刘 刚(276)
汉语方言量词“兜”的来源与形成	陈祝琴 岳秀文(279)
江苏泗洪方言的入声两调	冯青青(298)
石城客家话两字组连读变调——兼谈变调中的“语音词”和“心理词” 温昌衍(306)	
贵阳甲定苗话中古晚期汉借词的语音表现及其形成原因	王艳红(322)
干荣苗语送气擦音的声学特点与共时变异	吴生毅 吴 蕾(339)

《说文解字》释义所见的非概念意义	薛永刚 (351)
论《祖堂集》的相应词	高婉瑜 (363)
CONTENTS	(379)
稿约	(390)

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发展史观三人谈

陈忠敏 庄初升 陶 寰

提要 文章根据2016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三位教授对谈录音整理而成。内容涉及历史层次分析一些主要内容,包括语音层次的定义、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的关系、自然音变与接触激发的变异之间的差异等。

关键词 历史层次;文白异读;内部音变;接触激发的音变

2016年暑期,第十三届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在复旦大学举行。7月31日下午下半场,复旦大学陈忠敏、陶寰教授和中山大学庄初升教授面对学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历史层次分析法与汉语发展史观三人谈”。交谈的大纲先由陈忠敏教授列出,并经庄、陶两位教授修订。交谈过程中不时有学员提问和互动,交谈的内容和形式深受学员赞赏。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王非凡根据录音整理出文字,经三位教授审阅刊出,以飨读者。

陈忠敏:

今天的三人谈是临时的一个提议,我和庄老师、陶老师一起想了这个方法,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谈,希望大家一起来谈,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有意见,有不同看法,或有不懂的地方,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这样做是希望加深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三个人之间可能也会有争论,因为对这个问题本身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没关系,学术本身就需要争鸣。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汉语方言语音层次及历史层次分析法的问题”,由我们三人主讲,我先开一个头。

今天要讨论的几个方面的问题,我大致列了一下,陶老师和庄老师也可能有自己的议题。第一个是高本汉的汉语史观与新出汉语史观的异同。我认为,在汉语史观提出后,一定要有对应的方法。史观不一样了,对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必须要提出来,所以我认为这个很重要,所以要有对应的方法

论问题。第二个,也是比较重要的,语音层次的定义,形成的机制到底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语音层次里我们所讲的一个很大的窗口,就是文白异读。文白异读和语音层次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点学术界的争论也非常大。下面一个,涉及的问题更大了。滞后音变、词汇扩散音变和语音层次的区别到底在哪儿?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我自己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既然你有一个方法,那么和以前历史语言学里的历史比较法,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比较法与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区别在哪里,它们的工作程序谁先谁后,必须要说明白。其实这两个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内容是什么,工作程序是什么,这和上面这个问题是相关的。我觉得以上这些是比较重要的问题。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加么?(庄初升、陶寰:这些问题已经足够了。)这个已经很多了,每个问题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这些我觉得是汉语语音史和汉语方言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至少是重要的议题之一。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昨天跟潘悟云、孔江平几位老师一起吃饭的时候讲到,高本汉确实了不起。如果说汉学家,他是 No. 1, 第一个。所以高本汉确实是了不起。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从 1915 年一直出版到 1926 年,是他的博士论文,分了四次出版。中译本由赵元任、李方桂和罗常培翻译,194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是非常伟大的一本书,是划时代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应该是高本汉。1954 年他用英文写了《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原文我自己有,我在美国跟柯蔚南教授学习时,他第一学期就让我学这本书。后来 1987 年聂鸿音把它翻译成中文版本,好像最近出了一个新版本。这是本很薄的本子,但高本汉的精髓,他的思想,他的体系都在这个本子里。所以这两本书是高本汉的思想。他的思想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是这两个东西:他提出了汉语发展史观和汉语语音研究的方法。当然,这整个的方法和理论是从西方来的,遵循语言谱系分化理论,完全是西方的历史比较法。因为他当时在西方学过这个东西,然后拿到中国来马上就用了。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主要是历史比较法。他的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了整个中国语言学研究,整个一代的音韵学研究都是走他的路,包括王力、李方桂,也包括郑张、潘悟云他们。这个史观就是说,上古汉语,秦以前的,它的材料就是《诗经》韵文和谐声字。然后中古汉语,隋唐时期的《切韵》,公元 601 年,高本汉认为是唐长安音。然后从唐长安音演变成现代方言,其中的闽语这部

是从前《切韵》过来的,所以他有一句话是说,齐一步至鲁,鲁一步至道,道就是指上古汉语。所以这是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汉语方言其实是从中古汉语过来的。你无法直接推测到上古汉语,你必须经过中间这个环节。而中间这个环节就是《切韵》音系,这个《切韵》音系很重要,所以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切韵》的分类,以及它的音值是什么。然后他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上古汉语,然后再看演变,看上古汉语是怎么演变的。这个(指着 PPT)一看就知道了,是西方的谱系分类。

那么,汉语方言层次观念呢,以后慢慢开始形成了。很多人觉得,西方的谱系分类法和历史比较法拿到我们汉语来做研究有一些问题。我想比较早的是罗杰瑞先生,他的《闽语的词汇层次》是 1979 年在《方言》杂志上发表的。词汇层次,其实他是讲语音的,并不是讲词汇的。词汇当中的不同读音,他发现有的是上古的,有的是中古的,有的是近现代的,三个层次,语音形式一个一个分析得很好。所以这篇文章很重要,是里程碑的文章。但是正像陶寰老师所讲的,他后来抛弃了历史层次观念。他(罗杰瑞)后来关于 proto-Min(原始闽语)写过三篇文章——“Proto-Min Final”“Proto-Min Initials”和“Proto-Min Tones”,关于韵母、声母和声调他都写了文章,有两篇是登在《中国语言学报》(早期名为《麒麟》)上的。然后“Proto-Min Final”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刊登在《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论文集》,由台湾“中央研究院”1989 年出版,很可惜这篇文章没有人翻译。1983 年,当时有一个汉藏语学会,第一届汉藏语会议在中国开,郑张尚芳先生提交的论文就是《温州方言歌韵读音的分化和历史层次》,中国大陆大概他算比较早提出历史层次的。当然他的层次和我们现在说的层次可能在概念上有些不一样。杨秀芳先生在台湾大学的博士论文《闽南语文白异读的研究》也是层次分析的经典著作。王洪君先生 1992 年的硕士论文是《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后发表在《语言学论丛》上。这些都是比较早的关于层次方面的比较好的著作,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相关文章,我无法一一列举。后面我主要列举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庄老师也有,陶老师也有。我图方便,先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2005 年的《有关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几个问题》;2008 年我首先提出“汉语演变的一中心多层次”这个观点(陈忠敏 2008),同时提出历史层次分析法的分析步骤,发表在《汉语史学报》第 7 期。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你们觉得很好的文章我没有列吗?

陶寰:

曾经在复旦大学开过两次会。第一次关于历史层次分析法的会议大概是在19年以前,后来没有出论文集。我记得当时丁邦新先生来了。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因为那篇论文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写出来,没有完成。第二次是你(陈忠敏)回来以后,在2011年11月份,那次王洪君、王福堂等先生都来了。大家都知道王福堂先生写过一本书就是谈历史层次的。王福堂先生的行文一直是这个风格,就是非常简洁,他不跟你谈整个理论的推衍问题,他就跟你说这里头有些什么样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层次。大概需要补充的就是这两个信息。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为什么这边的人(吴闽语研究者)对历史层次比较感兴趣。因为方言字音的异读现象,或者说一字多音的现象,在吴闽语中是最丰富的,其次呢就是在晋语里头。王洪君先生的文白异读叠置式音变主要的语料来源就是晋语,她自己在那里插队落户,所以既有感性认识又有理性认识。我们复旦大学这一块主要是研究吴语,同时也对闽语有一些兴趣。像李如龙先生等人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因为他本人是讲闽语的,对历史层次有非常深的感触。赣客现在也有人做一些,如严修鸿,他经常是以考本字的形式出现的,刘泽民和谢留文都写过这方面的书。就是粤语和湘语,他们相对来说在这方面的兴趣不太大。我想这跟方言事实也有比较大的关系。比如说最近我们做了几次关于粤方言的初步调查(在上海有一些发音人),做了一些初步的比较,发现这些方言现象就比较适合直接用谱系树理论来解释。就是音类基本上一致,音值有变化,这些变化容易从自然音变方面进行解释;但是很少有读书音与口语音,或者不同词当中口语音的差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假如说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也许在研究过程中你逐渐发现,可能粤语和湘语也不是那么简单——字音和词汇音就完全相同。我记得李如龙老师曾经在《暨南大学学报》上发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粤语的本字考问题。在粤语本字考的过程中肯定会涉及一字多音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会涉及层次的问题。粤语里这类现象究竟有多少,我想需要整个方言学界大家一起努力。

在某些方言里层次现象特别复杂,在某些方言里层次现象比较简单。这也是汉语方言的一种常态。

陈忠敏：

好，那我先讲层次的定义和形成机制。因为有很多同学可能不一定清楚什么是层次。我们把层次的定义和形成机制来说一下。这是我的观点，可能有些人不同意。层次这个术语本身是从考古学过来的，所以也不是我们语言学首创的。在考古学里层次与层次的区别是时代和考古的形态。所以不同的考古层次，他们的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语言学里的层次，我认为也应该是这样，是一个语言或方言系统里面的叠置，一定是语言接触的问题，不是自身的问题，而是另外一种语言加上来了，使得你产生变异了，这才是层次。如果是本身自己语言里面的东西，那就是变化的问题，不是替代。不过语言学的层次和考古学的层次有不同的表现，考古学你比方说河姆渡有四层，最底层的是七八千年前的，再上面一层五千年前的，再上面一层三千年前的、两千年前的，离地表越近，反映的时间也越近。但是我们语言学不是这样，语言层次要比考古层次复杂得多，语言的多重层次是同时暴露在现代的活语言中，也就是表现在同一个语言的共时平面上。所以你必须运用一种方式，把它剥离开来，要把杂糅在同一共时平面的不同历史层次剥离开来。就像以前王洪君先生做过一个“拉伸式旅行杯”的比喻，要把它拉开来，才可能看清楚历史层次。我在 2005 年的时候就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第一，一定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如果不是语言接触，我就不认为是层次；第二，必须体现在一个共时平面上，必须采取某种方式把它一层一层剥离开来。所以可见这个剥离的方法很重要。

庄初升：

关于汉语方言层次的概念，我补充一点。李如龙先生在 1963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就已经提到这个概念。这篇文章是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的，题目叫《厦门话的文白异读》。现在研究闽南方言文白异读的先生经常会注意到这篇文章。李先生的著作目录里注明这篇文章是“加工整理”，我想可能是为了体现这篇文章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这里所提的历史层次，就是方言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方言差异的总和。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方言语音差异是方言语音的历史层次，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方言词汇差异是方言词汇的历史层次。”他在这里面就谈到，语音有层次问题，词汇也有层次问题。王福堂先生后来提到语法也有层次问题，比如说“VP 不 VP”和“VP 不”，他就认为是两个不同

的历史层次。关于历史层次,李如龙先生的这篇文章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概念。他说的方言语音差异,我所理解的应该就是文白异读,因为他这篇文章就是专门谈文白异读的。他这篇文章确实是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层次的概念,但是可能因为时间比较早,所以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刚才讲到这个,我就稍微提一下。当然,他具体的观点我现在并不是记得很清楚。

陶寰:

语言层次是不是方言的叠置,是不是语言(方言)接触的产物呢?这个问题始终是有争论的。比如王福堂先生用内源性层次和外源性层次来说,外源性层次是接触的产物,所谓内源性层次呢就是方言自身的自然音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同步现象。我记得潘悟云老师也是持这样一个观点的,不过当时他不叫作内源性外源性,他用的是另外两个术语,我已经记不得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把自身演变的滞后也看作层次。

第二个问题是名称,这个问题我也曾经想过,因为在第一次方言历史层次的会议之后,曾经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最早罗杰瑞发表他那篇论文的时候,他用的不是历史层次,他叫作时间层次。到底是叫时间层次好,叫时代层次好,还是叫历史层次好?我当时给的意见是叫历史层次比较好。这里头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所谓的方言中一字多音的这个现象(我暂且不叫它文白异读,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经过分析发现,有一个字,它同时拥有几个读音,它们出现在不同的词汇或者使用场合当中。这里至少包含两个因素:一个是来源,可能是不同的来源。比如说上海话的“老”,单念的时候它只说老,读作[$l\alpha^{23}$]。但是呢,它如果是“老师”,我知道有两种读音,有的人叫[$l\alpha^{22}s_1^{44}$],有的人叫[$l\alpha^{55}s_1^{21}$]。那个[$l\alpha^{55}s_1^{21}$],它恢复到单字调的情况下只能读[$l\alpha^{53}$]。这个字音是从杭州话过来的,这一点我和忠敏师兄观点一致。因为杭州话,次浊上归阴上,它的阴上调是53调,而这个调恰好和上海话的阴平调一样。所以上海话直接把它53调拿过来了,不管是阴平还是阴上。这显然是一个来源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所谓时间的问题。因为就算大家都是受标准音或权威方言的影响,不同时期的权威方言的音是有历史演变关系的。但是你拿过来以后进入你这个方言,是唐代进来的音还是宋代进来的音,在你这个方言里面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谓的历史层次其实包含两个信息,一是来源信息,一是时间信息。如果你叫时代层次或者时间层次的话呢,就把来源这个信息搁在一边了。

这里面还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讲来源,很清楚,它是一个接触的问题。如果你单纯讲时间的话,你是很难区分来源的。就是说,如果我把来源放在一边,单纯地去看谁早谁晚,谁是谁的上一层,这个时候它完全有可能是方言自身演变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演变的滞后所造成的结果。这个问题大概分两派(即是否同意内源性层次属于历史层次的两派),到现在都没有妥协过。我跟陈忠敏老师在一个单位,我们对内源性层次是否是历史层次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我基本上是倾向于内源性层次不是历史层次这个意见,但是我也思考过他们这样做的理据在哪里。

我本身对词汇扩散是有一些小小的意见的。因为现在我们在方言中实际上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自然音变就是通过词汇扩散的方式来实现的。前段时间我和吴福祥老师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吴福祥老师可能更坦率一些,他觉得所谓的词汇扩散应该都是和接触有关系的。单纯方言的自身音变,比如说我们讲长元音后高化的这个链条,有多少方言是真正能产生滞后的?在共时观察当中我们可能有一点困难。但是的确在留下来的历史信息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字,比如说歌韵字,的确有一些字读 a,有一些字已经变了,如北京话变成了 ɤ 或者 uo。这里头究竟有什么原因,我觉得可能暂时得先搁置一下,但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拿过来对它好好进行解释。

以上层次的一些问题,包括它的定义,就是你把哪一些作为你的观察对象,哪一些先放在一边。还有它的成因。不过呢,如果我们讲的历史层次只包括接触的产物,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外源性的才算的话,那我们也得给那些非外源性的音变形成的一些残余一个地位,它得有个称呼。这个是我想请教陈师兄的一个问题。

庄初升:

我接着陶寰老师的话做一些补充。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是层次的定义和机制。关于定义和机制,陈忠敏老师十几年来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从我们国内方言学界来看,这么密集地关注层次问题我想陈老师应该是第一位,而且是最具理论思考和思辨能力的其中一位。当中有个案研究,有理论性的成果,包括定义、机制、类型、鉴定方法,以及传统的历史比较法跟内部构拟法的关系,等等,他的成果都全面涉及了。如果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陈老师 2013 年出版的专书《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他的这本书我是第一时间拿到的,通读过一遍之后我觉得很有价

值,后来都要介绍给博士生作为他们的必读书。陈老师从事历史层次研究的整个出发点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因为大家知道,欧洲就是一个共同体,面积就比我们中国大一点点,一千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比我们中国还要少。而且欧洲在过往的上千年内都是不同的民族国家,它整个语言形成的机制以及语言发展的历史跟我们汉语大不一样。汉语在有历史可考的几千年内,统一是最重要的主线,我们的传统历来都是讲究统一,这可能成为陈老师所说的“一个中心多个层次”的根本原因。我想“一个中心多个层次”对许多汉语方言特别是南方方言是有很强的解释力的,但是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汉语方言,具体原因等会儿到第三个问题时我再来说。

先讲层次的定义。刚才陶寰老师也讲到,学界在过往的十几年内已有不同的学者给出一些不同的定义。比如王福堂先生认为有同源层次,有异源层次。同源层次是层次,异源层次来自权威方言的影响,来自官话的影响,形成了文白叠置。王先生好像没有说哪种层次更重要。潘悟云先生提出借词造成的是层次,内部音变也就是自然音变所造成的也可以是层次。我注意到潘先生还是先谈借词造成的层次,在他心目中可能认为这个比较重要。所以关于层次到底怎么来定义,陈老师倒是一直非常坚持他原有的观点。因为我看下来他好像没有多大的变化,一直秉持这个观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说明他已经有很成熟的思考。其实这个定义作为他整个汉语史观的组成部分,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具体适不适用,真的还可以再进一步讨论。我个人对层次的理解其实还是比较肤浅,尽管我有多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个概念。总之,我觉得我对层次的使用就没有陈老师那么明确,这点上我以后要多向他学习。不管是什么样的概念起码得前后一致,方法上也要统一,这点上我就做得不够好。那么,我很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担心如果以后专讲外来的影响所带来的才是层次,而不把其他的演变结果,包括底层现象,包括自然音变都一并考虑的话,历史层次的定义是否有些“画地为牢”呢?另外,对于具体的一种方言来说,底层是不是外来的呢?

陈忠敏:

外来的,应该是外来的。

陶寰:

多系统叠加就算是外来的。

陈忠敏:

底层就是外来的,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因为你是学另外一种语言,底层是母语学另外一种语言所产生的状况。比如我学普通话,我的母语是上海话,我说的普通话一定带有我母语的个性,是两种东西,所以可以归为层次研究的范围。

庄初升:

这点上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论著里进一步加以限定,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底层也是属于层次问题。这个我想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因为以前我读你的著作和论文的时候有关这一点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即便把这个算在内,我还是有点担心,担心上面说到的“画地为牢”。为什么呢?因为汉语方言中很多的历史音变现象根本无法纳入这个历史层次分析法当中。我记得十几年前在上海师范大学开会的时候,潘悟云先生说过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们中国语言学界对世界语言学影响最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王士元先生提出的“词汇扩散论”,而且王士元先生还是一个美籍华人。他还说未来我们中国语言学对世界语言学理论还要做出什么贡献的话,最有可能的就是历史层次分析法。这个是他十几年前讲的话,给我非常深的印象。这些年我在思考汉语方言的历史音变现象,其实也一直在往这方面努力,但是在很多问题上还没有搞清楚。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把历史层次局限于权威方言影响的结果,或者包括底层现象这么一个范围内的话呢,那么汉语方言中的很多历史音变现象就无法纳入这个理论框架当中,我们的这个事业好像会越做越小。特别是北方汉语,因为大部分方言文白异读不明显或者基本上没有(这个我想大家必须得承认,当然北京话是有文白异读的),所以就没办法也没必要用历史层次分析法来对待,但是不等于北方汉语没有历史音变问题。迄今为止,似乎只能用这个方法来分析闽语,分析吴语(包括南部吴语),这当然都不会有问题。如果你同样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北方汉语,这马上就成了一个挑战,历史层次分析法可能会无所适从。另外,南方汉语除了闽语、吴语以外,像我比较熟悉的客家、粤北土话、粤语等,文白异读现象尽管有但都不是很复杂,就是说文白异读对客家、对粤北土话、对粤语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语言现象,这样历史层次分析法也就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对于闽语来说当然不一样,一说起闽语,大家第一条想到的永远总是文白异读。所以关于闽语的文白异读,博士论文都已

经有好几篇了。2016年香港城市大学有一篇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闽南话的文白异读与构词的互动。文白异读是闽语研究的一个永恒主题,目前历史层次分析法的理论框架对于闽语当然非常适用。但是我想,作为我们汉语方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独特的理论方法,如果它仅仅适用于吴语和闽语等少数方言,对其他方言不能适用或不太适用,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得重新评估。总之,因为受到定义的严格限制,历史层次分析法的适用性大打折扣是我最大的一个担忧。基于以上的现实,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坚持外来的、权威的方言影响所造成的文白叠置才是历史层次呢?因为我非常清楚陈忠敏老师一直非常坚持这一条。前面已经说了,如果非得坚持这一条的话,很多东西可能没办法做,没办法纳入这个非常“可爱”的体系当中来。以上是我提出的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文读层和白读层。陈老师你的理解好像是文读音中的音类?

陈忠敏: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后面有关于文白异读的。

庄初升: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历史层次的形成机制,我前面差不多都已经讲了。如果认为外来的才形成层次,那么这跟其他一些学者所理解的历史层次当然就不一样了。我暂时先讲这些。

陈忠敏:

我先回应一下。这跟我当时怎么会形成这个思想有一些关系。因为我在国内调查方言是从1984年开始的,1984年在复旦大学跟许宝华、汤珍珠老师读研究生。我们当时没有学分,也没有课,就是去调查。所以当时我调查了很多方言,主要是上海地区的。我以前看中国历史看得比较多,对中国历史还算比较熟悉。特别是我到美国以后学了历史语言学,你会发现,语言的演变,语言的发展机制,完全不一样。你想,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能像中原地区的权威官话一样两三千年来一直同化周边语言。而且这种状态目前越来越厉害。我有两句话可以很形象地说明这个特点——周边语言汉语化,汉语方言官话化。汉语方言不断向官话靠拢。其他语言呢,不是汉语的,变成了和汉语类型一样的。不管谱系上有没有亲属关系,两千多年来,这一进程一直是这样。这一进程在世界其他语言中是找不到的。这个是我

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刚才庄老师讲的那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他。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包治百病。就是说你这个药我只能治心脏病,你就别让它治胃病。我自己认为层次分析法主要是研究语言接触的,是治这个病的。其他的如庄老师所讲的那些语言内部变化,有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去做,就不要越俎代庖了。所以不能把历史层次法的作用无限扩大,它有它适用的范围和自己的功效。你不能说一种方法能解释所有的语言演变,这是我回答庄老师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如果把内源的变异都算作层次的话,这个完全是与历史语言学的主题思想相违背的。因为这些现象,比方说滞后音变、词汇扩散,他们西方也有,但从来没说这个是层次。而做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之前,首先是要把语言接触的东西统统撇开,把它剔除,然后才去追溯语言的源头。我在暑期班后面四讲会讲历史比较法和内部拟测法整个的过程。它就是要把接触排除出去,因为在西方语言中,接触并没有像中国语言里这样深,也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心地区。比如拉丁语,当时4世纪有一本圣经,叫《大众圣经》。然后教皇在一个世纪里把它作为钦定版本向当时的整个天主教地区,包括以后的新教地区推广。但是只限于宗教语言,只限于文读。有没有意大利人大量往北移民?没有。我们中原地区就不是这样的。历年的主要战争都在这里,所谓的逐鹿中原,不仅仅有文教习传,把标准音推广出来,通过私塾,通过戏曲,还存在大量的移民呢。移民带来的是口语,向南、北、西扩散过去。像我们上海以前都是南蛮地区,居住在这里的人不是汉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去学汉语,北方的权威语言一层一层过来。这在世界其他语言是少见的,所以我认为历史层次分析法只能处理接触的东西。如果说要研究语言内部演变,自有历史比较法与内部拟测法去做,就不必越俎代庖。前面已经讲过,没有一种药可以包治百病。为什么我要坚持一中心多层次的观点来做,主要是这种“病”在我们东南亚语言里特别厉害。就好像中国人胃癌的发病率很高,但在美国乳腺癌的发病率非常高。所以我需要一种专治胃癌的药,但我不必去管治乳腺癌。

庄初升: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个历史层次的概念?我们用文白异读不就解决问题了么?一直以来就是用文白异读这个概念。